

捡拾一段旧时光

■白世国

寒露那天恰是周六,秋阳初升,风和日暖。深秋时的好天气怎能辜负,我骑赛车沿运河西岸堤顶的路出市区,一路向北骑行健身。

行至运河区胡嘴子村北,路东有大片新翻的红薯地,散发着新鲜泥土的气息。田埂上有些花椒树,几位妇女正忙着摘花椒。一簇簇的花椒,红色外壳已经裂开,露出黑色油亮的籽粒。看地里有遗落的红薯,我问:“能拾红薯吗?”有位大姐热情地招呼我:“红薯地是我二姨家的,她家种了十多亩红薯,忙不过来,遗落的红薯不要了,随便拾。”

拾红薯,我不外行。我少年时,尚是物质匮乏的年代。我常和伙伴背着筐子,下洼搜寻遗落的红薯。怀着渴望,翻完一块地再转到另一块地,甚至跑去邻村。不怕冷风吹,不怕劳累,饿了就啃几口红薯,渴了就在水沟边挖个坑,等水渗过来喝几口。

那时,我品尝过满载而归的欢喜,也感受过无功而返的沮丧。我们从翻红薯学会了劳动,学会了勤奋,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道理。那段经历就像入窖的酒,时光越久越是醇香,令人怀想。

我告诉大姐:“我是骑行出来的,什么也没带。”大姐就送我一个布兜子,介绍说:“这儿种的是蜜薯,煮熟了流油儿,一点筋儿也没有,特别甜。”

泥土松软,我捡拾半掩半露的红薯毫不费力,很快就拾满了兜子。大姐又送给我一个装化肥的大袋子。她摘花椒,我拾红薯,各自忙碌,但不影响我们交谈。

大姐说:“村里有在运河边种菜园的传统,家家户户腌萝卜、芥菜、洋葱,销路顺畅。腌咸菜得熬花椒水,所以村里种了很多花椒树。二姨家今年种的红薯能挣十来万元。”

我由衷为乡亲们的美好生活感到高兴,拾起红薯也更起劲。倘若找到薯蔓,徒手挖下去,有时能拽出一大串红薯,成就感爆棚。时间不长,我就背上发热,汗水涔涔了。

我感叹,人就是这么怪,如果这儿有卖红薯的,即使便宜到一角钱一斤,我也不会买。因为怀旧,就临时改变了骑行的初衷。

不到一个小时,袋子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薯。离家30里,怎么运回去呢?我正发愁,有骑电动三轮车的大哥路过,我急忙喊住。他是给各村超市送馒头的,得知原委很热情地帮我捎到西花园村。西花园村的一位老人骑三轮送孙子去市区上学,也热情相助。我被乡亲们的善良、热情所感动。

临近中午,我扛着沉甸甸的一袋红薯进了家门,为劳有所获而欢喜。也为重温一段过往的岁月而内心充盈。

人生感悟

人生百味

三张葱花饼

■耿艳菊

天蒙蒙亮的时候,我迷迷糊糊听到有脚步声,身边的爱人还在睡着,一定是孩子起来了。脚步声很轻,不像他平日的风格,轻手轻脚,小心翼翼,似乎是怕吵醒我们。

平常上学的时候叫不起来,周末不正是可以懒床的时候吗?这么早起来要干什么呢?我有些不甘心,就喊了他两声。他赶快跑来我床前,开心地向我宣布他的早餐计划。他的理由是老爸老妈上班辛苦了,周末的早餐不用老妈管,要给我们一个惊喜。说着就进了厨房,开始忙碌起来。

爱人早已醒了,孩子做饭的事让他惊喜,欣慰极了。他立即跳下床,悄悄跟在孩子后面看他做什么好吃的。我也穿上鞋,跟着到了厨房门口。

孩子见我们都站在那里,硬是把我们又给推回了房间。我们面面相觑,心里却是开心极了。为人父母,有什么会比孩子的懂事更让人开心呢?

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为母亲做饭的往事,也是像我的孩子这般大。那时候,父亲在外地工作,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,日子过得很辛苦。

有一回,母亲去了十里外的姥姥家,她告诉我们中午之前就回来做午饭。可是眼看中午都过了,周围的邻居都吃完了饭,母亲还没回来。我安慰弟弟妹妹,说母亲可能有事耽搁了,或者就在回家的路上。想着母亲匆匆忙忙,奔波劳累,还要给我们做饭,我就走进厨房,准备为母亲做一顿饭。

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和面,在水里一遍遍洗出面筋。然后去院子西边的小菜园里摘了几个西红柿、一把青菜、一个茄子。我想给母亲做一顿热乎乎的疙瘩汤,回想着母亲平日里做疙瘩汤的步骤,再加上我自己的发挥和想象,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热腾腾的饭香了。

我正在盛饭的时候,母亲回来了,身后还跟着在镇上中学读书的小姨。小姨跑到锅前,看看一锅热腾腾的疙瘩汤,又看看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面糊的我,又惊奇又高兴。

母亲愣在厨房门口,直到我把一碗疙瘩汤放在她手里,才反应过来。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光闪烁。

“吃饭啦!”孩子的喊声把我从往事里拉回了现实。餐桌上,三张金黄的葱花饼热腾腾的,香香的,味道充满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。还有一盘青翠的凉拌黄瓜,三杯牛奶。这些都是孩子精心为我们准备的早餐。

这顿早餐看着简单,又不简单。孩子是用心的,他知道我喜欢吃面食,就选择做葱花饼。葱花饼其实是费时费力的,要和面,还要讲究面的软硬度,我平常也不常做。从没有做过饭的孩子怎么会做葱花饼呢?原来,前几天他看他老爸做葱花饼的时候,悄悄地把方法和步骤记在了心里。

这就是成长吧。曾经为母亲做疙瘩汤的自己,现在为我做葱花饼的孩子,这些平凡的温暖和幸福汇聚成我们丰厚的人生,像宝石一样闪着光辉。

拿起金黄的葱花饼,我们一家相视而笑。

投稿请发邮件至:czwbw@ 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花开诗旅

纽扣

■吕游

时间是不是那件衬衫,
上面系满了纽扣——

春天的花骨朵系在枝头,
别让花香跑了,也要系住
那缕风,风里的消息。

夏天的蝉是黑色的纽扣,
青春的激情,一会儿飞起,
一会儿落在高处。

谁缝制的纽扣,藏了一冬天?

秋天的纽扣是红色的,是
那些枣子,柿子,沿着暮色,
缝在结满白露的地方。
冬天的纽扣,是那朵寒梅,
也是那群跳动的麻雀,天冷了,
他们扣紧屋中那缕炉火。

如果时间是天空这件蓝布衫呢?
星星不过是上面的小碎花,
月亮才是中式对襟上的纽扣,
一边扣着分别,一边扣着团聚。

我想看着你,让两只眼睛
变成你的纽扣,那么亮,
总有不想告诉世界的心思,
我要紧紧系着,替你守口如瓶。

母亲的线绳

■刘兰根



小时候的玩具,不一定非要买。母亲纳鞋底的绳子,也是我拿来玩游戏的好玩具。

秋后,母亲就开始纺线,她经常在晚上摇动纺车,把线拉得老长老长再一圈圈缠回去。我看着煤油灯下的纺线,母亲的身影和纺车映在土墙上。她似乎永远不会累,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。在母亲的故事和纺车的嗡嗡声里,我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母亲把纺好的线在筷子上纺成一个一个线穗子,再把线穗子的线拐到“线拐子”上。几次合股后,缠成16股的线绳,更加柔韧,还暖乎乎的。母亲喜欢用自己搓的线绳纳鞋底,她说手感好,不刺手。做鞋、做盖帘、做饺子,母亲都要用线绳来缝制。

我喜欢那些线绳,总是偷偷用剪刀剪去一截。母亲也不反对我玩线绳,一截线绳可以让我姐姐在某个雨雪天的窗前玩上好半天。

缠在手指上翻线绳的游戏,

我们称为“撑花布袋儿”。我们乐此不疲,一人在两手上先撑出长方形,由对方钩、挑、绕、翻等,会出现面条、降落伞、渔网等花型,越来越复杂,翻到一方被难倒为输。有时候,遇到复杂的花型,母亲也会兴致勃勃地加入。

学校里的女生,几乎每人兜里都有一团线绳。下课后,同桌、前后桌抖出线绳就翻起来。

线绳还有一种玩法——找个孔眼大的旧纽扣,把线绳从孔眼穿过去,双手往前或往后,顺着同一个方向,快速转动,等到线绳变得发紧,再突然拉直,那纽扣就会转个不停,还有发出嗡嗡的响声,特别好玩。

弟弟折一枝手指粗的柳条或桑树条,在一端缠紧线绳,把枝条对折成半圆形,再把线绳在另一端系紧,一张弓就做好了。他还用杨木棍系上线绳,做小鞭,用来抽动自制的杂耍。

母亲的那些线绳,缠绕着我们童年的生活。

烟火人间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秋天的眸】

风息了,如水的月漫上来,秋的夜晚一片银光。天地荡荡,秋的眸裹上轻纱般的薄雾,趁着趟儿四处滚动。脚步隐了形迹,侧耳听,有鸣虫在吟吟唱秋,一声接着一声,一片连着一片,若秋雨洒遍大地。它们唱得有条理,一点也不费力,把秋色唱成了轻风,唱成了流水,唱成了一片海。

——董国宾

【家有书屋】

我家的书屋是全家人共同拥有,但要分时间段使用。晚上六点到七点属于小外甥,七到八点属于小女儿,八到九点属于大女儿,九点以后就属于我。书屋弥漫墨香,一间不起眼的小屋,能容下整个世界。

——谭哲胜

【云的姿态】

抬起头来,看到头顶瓦蓝的天空。我把手机镜头朝上,为天空的云朵拍了一张特写。打开看时,吃了一惊,我拍的本来是蓝天白云,为啥照片中却是一团墨蓝色的云呢?这张图片像极了丹青妙手随手挥就的写意画。我继续把镜头对准云朵,又拍了两张。结果竟然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云。

——郑贵华